



ЖАЖ 3ДЖАДЖАДЖ
СМДЖ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赵淑贤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赵淑贤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赵淑贤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17-3516-8

I. ①钢… II. ①奥…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0051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作 者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 赵淑贤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37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7.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16-8

译者序

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名著所展现的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中,就对广大青年读者的影响力度和深度而言,保尔·柯察金这一艺术形象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部“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在苏联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这是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佳作,问世以来几十年长盛不衰。小说成功塑造了青年布尔什维克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道路,揭示了苏维埃国家的新一代,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锻炼成为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过程。

本书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本身就是个传奇。他是俄罗斯人,不过他的出生地却在乌克兰的维里亚村。他十岁那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家为逃避战火,辗转到达舍佩托夫卡定居,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一岁就开始做杂活补贴家用,只断断续续地上过几年学。现实生活的苦难与沉重,书中人物的坚毅与光辉,使这个男孩懂事、早熟。他十五岁就志愿加入红军,随部队上前线,经受战争烈火的考验。

他当骑兵,当侦察员,转战各地。这个年轻人,不仅跃马挥刀,作战英勇,得到书面嘉奖,而且善于激励战友,显示出宣传鼓动的才能。次年八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腹部和头部受重伤,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两个月。出院后,他的右眼只保留了五分之二视力,于是转业来到地方。过度的辛劳使他再度病倒,十八岁时,医疗鉴定委员会为他签发了一等残废证明!

他藏起证明,要求安排工作。这以后,他当过团区委书记、全民军训营政委、地区团委委员、团省委候补委员。二十岁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入党,并一度担任团省委书记。不幸的是,他又遇上一场车祸,右膝受伤,引发了痼疾,关节红肿胀痛,活动困难,才二十三岁他就瘫痪了,而且双目逐渐失去视力。

从此,他往返于各地医院进行治疗,却总是不见好转。二十六岁时,他接

受第九次手术,刀口缝合后,竟有一个棉球留在体内。虚弱的病人,如果再次施以麻醉,只怕会损伤心脏,危及生命。他主动提出不用麻醉,切开刀口,取出棉球。手术过程中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但术后高烧,八天不退。这以后,他断然拒绝任何手术,他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

在各地的医院和疗养院,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些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在治病间隙,利用仅剩的视力,大量阅读优秀的文学著作,其中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德莱塞等作家的作品。他参加函授大学的学习,同时写出一部反映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可惜小说唯一的手稿在外地战友阅后寄回途中丢失了。

二十六岁,他着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创作这本书时,他已经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可以说完全是个等死的废人。面对死神,他没有颓废,而是拿起了唯一还能拿得起的武器——笔,继续战斗。后来,连笔也拿不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就口述,由亲友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前后历时三年,始得完成。二十七岁完成第一部,次年得到发表和出版;三十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问世;三十一岁荣获列宁勋章;三十二岁,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完成了另一部长篇《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的校订工作;八天后,即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就与世长辞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描写新人成长历程和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优秀小说。当一位英国记者问作者为什么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书名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钢,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性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莫过于:“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的这句话被许多青年挂在床头,贴在墙上,成为指导自己一生行动的座右铭。

任何时代都有“苦炼”成才的人。保尔的不同在于,他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宏伟目标,“苦炼”的价值、作用和影响也就自然与众不同,完全达到了一种将个人

追求与人类历史发展相结合的精神境界。任何一个不甘平庸和沉沦的人,都不难由此受到启发,为之震撼,并从中汲取力量。也因此,保尔的这种“苦炼”精神,才能给我们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不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但毫无疑问,保尔是作者一生成长的缩影。书中的许多重要情节,都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苏联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作为一位世界著名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更是当之无愧。

目 录

上 卷

一	3
二	16
三	29
四	50
五	62
六	74
七	100
八	119
九	136

下 卷

一	151
二	169
三	196
四	228
五	253
六	266
七	277
八	292
九	305

上 卷

“过节之前到我家补考的人，全都给我站起来！”

身穿法衣的瓦西里神甫恶狠狠地瞪着全班学生，沉甸甸的十字架挂在他那肥硕的脖子上。

六个孩子惶恐不安地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你俩坐下吧！”神甫向那两个女孩挥了挥手说。

两个女孩暗自松了口气，连忙坐下了。

瓦西里神甫那双恶狠狠的小眼睛转到四个男孩身上。

“你们几个小鬼头到这边来！”

神甫站起身来，拉开椅子，踱到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面前。

“你们这些小混蛋，谁抽过烟？”

四个孩子怯怯地回答：

“神甫，我们……我们都不会抽烟呀。”

神甫气得咬牙切齿。

“混账东西，都不抽烟？哼！见鬼！那面团里的烟末儿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都不抽烟吗？骗三岁孩子呢！好！咱们就来看看！把你们的口袋都给我翻过来！都听到了吗？快点翻过来！”

三个男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放在桌上。

神甫仔细地查看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可他一无所获。他转过身来盯着第四个男孩，那是个黑眼睛的孩子，身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还在这儿傻站着？”

黑眼睛的小孩盯着他痛恨的神甫，低声地说：

“我没有口袋。”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摸缝死的衣袋口。

“哼！真的一个口袋都没有吗？你以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吗？是你把复活节的面团给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学校还会要你吗？哼！你这捣蛋鬼，这回不能再便宜你了！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替你求饶才让你

留在这里的。现在你就给我滚出去！”神甫狠命地揪住那小孩的耳朵，把他拖到走廊里，随手啪地关上了门。

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被吓坏了。谁都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被开除，只有他的好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甫家等着补考时，他亲眼看见保尔在神甫厨房里那块准备做成复活节蒸糕的面团上撒了一把烟末儿。

被开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他现在只想着一个问题——回家以后该怎么交代呢？他的母亲在税务官家里烧火做饭，每天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对什么事情都一丝不苟。他该怎么向母亲说起这件事情呢？

想到这儿，他的泪水涌了上来：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怪那该死的神甫。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都怨谢廖沙这家伙。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来点佐料。’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他现在倒是没什么事了，而我十有八九会被开除。”

其实，保尔和瓦西里神甫早已结下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淘气，老师就叫保尔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听课。

那天来讲课的教师很瘦，穿了件黑色上衣，授课内容是地球和天体。保尔听到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还有什么星星也和地球差不多之类的话时，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了。他觉得这些很不可思议，差一点就站起来问：“先生，这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呀。”但是，他害怕老师惩罚他，就没敢问。

神甫一般都是给保尔的《圣经》课打满分。《祈祷书》和《新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全都知道。所以，保尔打定主意向神甫请教一下关于地球的这件事。等到又一次上圣经课时，神甫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神甫点了点头，他立刻起身问道：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是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的提问被瓦西里神甫那突如其来的尖厉叫声给断断了：

“混账！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学来的吗？”

保尔还没来得及答话，神甫就已揪住了他的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他被怒不可遏的神甫推到了走廊上。

保尔回家后，他的母亲又把他大骂了一顿。

第二天,他的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甫让她的孩子继续上学。从这天起,保尔就恨死神甫了。然而,保尔恨他,同时也怕他。保尔从不轻易饶恕侮辱过他的人,更不会忘记被神甫冤打的这一顿,可他只是怀恨在心,从不表露出来。

神甫找过他好几次麻烦,一点点小事都可以成为神甫把他赶出教室的理由,有时还一连几个星期都天天罚他站在角落里,而且从来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那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保尔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做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了。

这件事虽然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甫立刻就猜到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而出,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保尔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谢廖沙躲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是自己的错,害了朋友,却又不知怎么弥补保尔。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他低沉的声音吓了保尔一跳。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忐忑不安地朝办公室走去。

餐厅老板是一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的老家伙。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问道:

“几岁了?”

“十二了。”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每月工钱八卢布,值班的时候管饭,上一天一夜的班以后,可以回家休息一天一夜,但是绝对不准偷东西。”

保尔的母亲急忙说:“嗯,不会的,老板,绝对不会的!我保证他什么也不会偷。”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吧。”老板命令道。然后他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孩子带到洗涮间去,告诉弗罗霞让他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手中切火腿的刀,向保尔点点头,就穿过餐厅,朝着通往洗涮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身后,他母亲也紧随其后,小声对他说:

“保尔,好好干,别让自己丢脸啊!”

母亲用忧郁目光看着儿子进去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涮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是堆积如山的碗碟刀叉，几个女人正用毛巾逐个擦洗那些餐具。

一个年纪比保尔稍大、长着一头乱糟糟红发的男孩，在两个大茶炉旁边忙个不停。

洗涮间里雾气腾腾，一股股热气从洗餐具的木桶里冒了出来。保尔根本看不清女工们的脸，只得不知所措地立在那儿。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去才好。

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身旁，拍拍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这是咱们这儿刚招来的小学徒，顶格里什卡的。你告诉他该干些什么。”

她又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说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说完后她便转身回去了。

“是。”保尔轻声回答。他看着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候她的吩咐。弗罗霞擦了擦额上的汗，上下打量着保尔，似乎在思考该派给他什么活儿干。然后她卷起那只滑下来的袖子，用动听悦耳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儿挺零碎的，记住了：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也就是说，要保证一天的热水供应；当然，木柴得自己劈；那两个大茶炉也归你管。另外，人手不够的时候，你就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了……”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方言，“a”这个音发得很重。她说话的口音和她那张香汗淋淋、泛着红光的脸蛋，以及她那可爱的翘鼻子，让保尔感到莫名的愉快。

“看来，这大婶对我还挺好。”保尔心里想着，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

“我现在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刚说到这里，就被洗涮间里女工们的哄笑声压住了下面的话。

“哈哈！……弗罗霞认了个侄子……”

“哈哈！……”弗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太浓，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庞，其实弗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非常尴尬，只好转身问茶炉边的男孩：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还是问你家大婶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只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就转身跑进了厨房。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并不年轻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忙擦勺子吧。有什

么好笑的,这孩子说错了什么?”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说道:“给你,拿着,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勺子在上面来回蹭,要擦干净,不能有一点污迹。咱们这儿要求很严格。老爷们都爱干净,拿着勺子翻来覆去地看,要是发现什么脏东西,那可就大祸临头了——老板娘会马上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大惑不解,“可是雇我的是个男老板啊!”

那女工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个摆设,是个窝囊废。老板娘才是当家的。她今天出去了。你干几天就会知道了。”

洗涮间的门开了,三个跑堂的走了进来,每人都抱着一大摞脏盘子。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睛、四方大脸的家伙说:

“动作快点啊!十二点的车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

一看见保尔,他就问:

“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说。

“哦,新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他边说边把他的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开水可什么时候都不能断。可是,你瞧瞧,现在一个炉子已经灭了,另外一个也只剩一点儿火星了。今天先饶了你,明天再这样,你就得挨耳光,听明白了吗?”

保尔一声没吭,马上动手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卖力地干过活。他很清楚:这儿不比家里。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在这儿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那个斜眼堂倌说得很明白。

保尔用脱下来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使劲地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起风来。不一会儿,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下就冒出了火星。他不时地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又往锅炉里添点儿劈柴,然后把湿抹布搭在烧开了水的茶炉上烘干。总之,该做的他都做了。直到深夜,保尔才疲惫不堪地走到下面的厨房去。那个年纪较大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随手带上的门感慨地说:

“瞧瞧,多能干的孩子,干起活来都不要命了。家里人肯定是不得已,才把他送来受累的。”

“是呀,这孩子不错,”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别人催。”

“干熟了就会偷懒,”卢莎反驳着,“刚来的时候都特别卖力……”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忙了一夜的保尔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把两个烧开了

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弄妥帖了，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紧咬牙关啐出一口唾沫来，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斜着白眼瞟了瞟保尔，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说：

“嘿，笨蛋！记着，明天早上六点钟来接班。”

“为什么是六点？”保尔问，“不是七点钟换班吗？”

“谁想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可你得六点来！要是再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也不掂量掂量，刚来就想摆臭架子。”

交过班的女工们饶有兴致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孩子的无赖语气和挑衅行为激怒了保尔。他朝换班的男孩逼近了一步，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抑制住自己没动手。保尔气得脸色发青：

“放老实点，别欺人太甚，否则你没好果子吃！我明天就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到底。你想试试，那就请！”

对方朝着大锅退了一步，吃惊地盯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想到会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有点惊慌失措。

“那好吧，走着瞧！”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当保尔迈着大步朝家里走时，他感到自己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现在他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没人敢说他是吃闲饭的人了。

清晨的阳光慵懒地从高高的锯木厂后爬上来。保尔家的小房子就要到了，就在列辛斯基庄园后面。

“母亲肯定刚起床，可我已经下班了。”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心里想着，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离开学校倒也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是不会让我好好念书的。现在，真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他推开篱笆门，突然想起：“我非得要揍那个混蛋一顿，真应该当场就动手，可那样会被开除的。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收拾收拾他！”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一看见保尔就紧张地问：

“怎么样？”

“还不错！”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话要告诉他，但保尔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进去，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那宽宽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不自在地问道。

“对，昨天晚上刚到的，往后他就留在家里住了。他要到机车库去干活。”

保尔犹犹豫豫地推开房门，走进屋里。

身材高大的哥哥就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他。听见门响，浓眉大眼的哥哥转过身来，那双眼睛射出严厉的目光，看向保尔。

“呵，撒烟末儿的勇士回来了？瞧你干的好事！”

保尔预感到，这次和哥哥的谈话可能不会有好结果。

“他知道了，”保尔盘算着，“这次阿尔焦姆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一定是又打又骂。”

保尔挺怕阿尔焦姆的。

但是看起来哥哥并没有动手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在桌上，目光一直注视着保尔，有点嘲讽，又有点蔑视。

“不错嘛，大学毕业了，知识都学会了，现在开始学洗餐具了？”阿尔焦姆问。

保尔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仔细研究那个突出的钉头。阿尔焦姆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来不至于挨打了！”保尔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在喝茶时，阿尔焦姆很平静地叫保尔说说课堂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坦白了一切。

“现在你就这样不成器以后可怎么办啊？”母亲忧愁地说，“唉，咱们可拿他怎么办呀？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呀？天啊，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呀！”她埋怨着。

阿尔焦姆推开喝干的茶杯，郑重地对保尔说：

“听见了吗，弟弟。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今后可要注意点。别在工作中搞什么鬼把戏，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再被赶出来，我饶不了你。你记住，母亲受的罪够多的了。你这个捣蛋鬼，走到哪儿就闹到哪儿，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吧。你先干一年，然后我跟人说说，让你去机车库当学徒，跟脏水打交道是不会有出息的，你得学一门手艺。你现在还小，以后人家或许会收下你的。我正准备往这边调，以后就在这儿干了。别让母亲出去干活了，她给那些坏东西们鞠的躬已经够多了。保尔，从今往后你要挺起胸来，做个真正的男子汉！”

他站了起来，挺直那高大的身躯，穿上挂在椅背上的上衣，冲母亲说了一句：

“我有事出去一会儿。”说完，他弯腰走出了门。

当他走到院子里，经过窗户跟前时，又说道：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餐厅二十四小时营业。

有六条铁路线在舍佩托夫卡中继站接轨。车站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在夜里两车间隔的时候，喧嚣的车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在这个车站上，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列车进进出出。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被运回来，而身穿灰色统一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不断地被送往前线。

保尔就在这儿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厨房和洗涮间是他这两年来面对的一切。在那个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机械得让人发疯。那有二十几个人在一刻不停地忙碌。十个堂倌在餐厅和厨房之间不停地穿梭着。

在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人也壮实了不少。两年中，他受了许多折磨：在厨房里给厨子当下手，让煤烟熏了六个月；那个有权势的大厨不喜欢这个倔犟的孩子，老是动不动就打他，最后干脆把他赶回了洗涮间。当然，要不是保尔干活卖力，他早就被解雇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好像从来不知疲倦。

当餐厅最忙的时候，他疯了一样端着托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在餐厅和厨房之间跑来跑去。

每天夜里，当餐厅人不多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厨房仓库里，开始“么”呀“九”呀地大赌起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桌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对此他一点也不惊讶，他知道，他们每值一次班就可以捞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们每次给他们半卢布或一卢布是常有的事。然后他们大醉一次，大赌一场，把钱挥霍一空。保尔嫉恨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阿尔焦姆是头等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卢布。我呢，才赚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到那么多——凭什么呢？有了钱，他们只会吃喝嫖赌。”

保尔觉得这些人跟老板是一丘之貉——是他的死对头。“别看他们在这儿侍候人，他们住在城里的妻子和孩子们却过着贵族一般的生活。”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肥肥胖胖的妻子们带来。“他们手里的钱可能比他们伺候的绅士们还多。”保尔这样想着。对于每晚在厨房暗室或是餐厅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也就不觉得惊奇了。他心中明白，任何一个洗餐具的女工或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为了几个小钱把自己的身